宣教随笔

宣教随笔 50：宣教经历（三）

叶大铭牧师

今期继续分享我培训出自主要世界的宣教士的经历。宣教与逼迫是不能分开的。主耶稣差派门徒时便提到學生不能高過先生、僕人不能高過主人(太十 16-25)。父神差遣主耶稣来受难完成救赎工作。主人既然要受苦，门徒也要在宣教中受苦。今期就以宣教与受苦作为主题。

一. 逼迫

例一：“这是新郎的叔叔。”

埃塞俄比亚的共产主义统治始于 1974 年。当时，一个军事委员会推翻了海尔·塞拉西皇帝，结束了该国延续已久的帝制传统。新政府逐步建立起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体制，并将教会学校、医院及其他机构收归国有。一些教会被关闭，牧师和教会领袖遭到逮捕或审问。1991 年政权垮台后，宗教自由得到较大程度的恢复。教会收回了部分原有机构，宣教士也获准返回。随着有福音大突破，数百万人归主，并且开始差遣宣教士。以下是我 2002 年在埃塞俄比亚的经历。

我在埃塞俄比亚宣教士培训中心授课结束时，两位学生举行了婚礼。我跟随学生们陪伴新郎前往迎娶新娘，一路上按照当地习俗唱着歌。婚礼仪式结束后，举行了宴席。当我坐在国际事工差会(SIM)埃塞俄比亚主任旁边时，他把我介绍给坐在我对面的一位长者。这位长者满脸皱纹和雀斑，看起来非常年老。

“这是新郎的叔叔。”

随后，负责人讲述了这位长者所遭受的逼迫。共产主义政权接管国家期间，基督徒被禁止在公开场合传讲福音。这位长者却无视禁令，曾在几场婚礼上宣讲福音。他被抓住后，被扔进厕所的粪坑里，在那个黑暗、肮脏、臭气熏天的地方被关押了几个月。

获释之后，尽管受到警告，他仍然继续传讲福音。再次被捕时，他被判处一年多的监禁。我带着极大的敬意望着这位长者。虽然我们无法用共同的语言沟通，但彼此之间似乎产生了某种联系。后来我才知道，他实际上比我还年轻。

例二：“老师，请为我的丈夫祷告！”

印度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其宪法保障宗教自由。这一点对于印度这样一个宗教极为多元的国家而言十分重要。然而，宗教自由并不总能得到保障，因为地方政府或警方有时并不能提供保护和公正。因此经常发生一些群体性骚乱。最严重的忧虑之一就是有人指控警方未能公正执法。调查具体骚乱事件的人权组织和委员会有时指出，警方存在以下问题：到达现场太迟，未能有效介入，未能保护少数群体，选择性地逮捕某一群体的成员，或者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主动参与暴力行为。

我在印度加尔各答教导一群本土宣教士，教他们如何运用圣经故事传福音。有一天休息时，一位妇女突然抓住我的手臂，请我为她的丈夫祷告。她的丈夫来自穆斯林背景，已经回到自己的穆斯林村庄传福音。由于了解当地情况，他十分谨慎，尽量避免不必要地冒犯当地居民。

有一天，一辆车驶进村庄，车上是一支由韩国宣教士带领的短期宣教队。他们并不了解当地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原有的紧张关系，便挨家挨户探访，分发福音单张。骚动很快爆发，穆斯林不久便包围了那辆车。他们搜查车辆，没收了印刷品以及相机；相机里有村中基督徒的照片，暴露了他们的身份。最后，他们放走了那位韩国宣教士和短期宣教队员，但怒火随后转向当地基督徒。作为教会领袖，上述妇女的丈夫成为首要被逼迫的对象。得知此事后，他逃离了村庄，但穆斯林煽动者一路从一个村庄追到另一个村庄。

因此，他的妻子急切地请我为他祷告。一年后，我听说他终于能够回到自己的村庄，但在事奉上必须非常谨慎。

例三：“我的妻子离弃了我。”

在加尔各答，培训本土宣教士的学校的负责人出身于一个虔诚的印度教家庭。他经历戏剧性的归信之后，受到感动，立志献身服侍基督。然而，他的妻子是一位虔诚的印度教徒，无法接受这件事。有一天，当他不在家时，她带着所有孩子回到自己的娘家。从那以后，她拒绝了所有和好的努力。

我第二次前往加尔各答时，希望花更多时间导引那些领袖，而不是教导学生。为此，我逐一与几位领袖会面。当我见到那位心碎的学校负责人时，他流着眼泪倾诉自己的痛苦。我觉得自己无法为他提供实际的帮助，只能与他一同祷告，并寻求那位在患难中真正成为我们安慰者和坚固保障的主所赐的安慰与力量。

例四：“一只手臂把我推了出去。”

原教旨印度教主义运动（Hindutva）试图主要以印度教文化、历史和文明来界定印度人的国家身份。Hindutva 一词的意思是“印度教性”或“印度教徒身份”。虽然它与印度教有关，但它是一种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而不仅仅是一套宗教教义。

原教旨印度教主义运动在几个重要方面影响了印度的基督教会：

1. 日益增加的政治和社会压力

基督徒约占印度人口的 2.3%。虽然印度宪法保障宗教自由，但一些地区的基督徒群体正面临来自印度原教旨意主义运动日益增加的压力。

2. 反改宗法

印度有几个邦通过了规范宗教改宗的法律，通常称为“反改宗法”。因此阻止印度教徒成为基督徒。

3. 暴力与恐吓

基督徒群体曾遭遇教堂破坏、身体攻击、威胁以及礼拜活动受到干扰等事件。

以下是我在印度教导宣教课程时的一段经历。

我在印度塞康德拉巴德(Hyderabad)的一所中心授课时，他是世界福音动员会(OM)工作人员培训班的教师之一。一天晚上下课后，他来到我的住处探访我，我们一同有非常美好的相交。

他年轻时曾经悖逆，离开自己的基督徒家庭。有一次，他在铁路道口遇到意外，火车正快速驶来，他却不知为何被困在那里。在异象中，他看见一只伸出的手臂把他推了出去，因此保住了性命。他意识到那是上帝的手，于是悔改，并献身服侍基督。多年以后，他的宣教机构派他前往印度北部植堂。

有一天，他正在教堂里准备讲道，忽然听到外面传来巨大的喧嚣声。他走到外面，看见一群原教旨印度教主义极端分子包围了教堂。他们大声叫喊，手中挥舞着钢管之类的武器。看见了他，他们立即围住他，用钢管殴打他，直到他吐血并昏倒在地。暴徒以为他已经死了，便离开了。他并没有死，但经过了很长时间才逐渐康复。

康复之后，他仍然继续在当地植堂。后来，那群暴徒再次前来，把他打到昏迷。这样的事情一共发生了五次，直到他的宣教机构担心他的生命安危，才把他调往其他地方。

虽然他的身材矮小，但在我看来，他却是一位信心的巨人。

二. 神的保护

例一

印度的世界福音动员会培训中心位于塞康德拉巴德(Secunderabad)。塞康德拉巴德原本属于安得拉邦(Andra Pradesh)的海得拉巴市(Hyderabad)。

2010 年，我前往那里授课。有一次，正在上课时，我听见附近一间教室传来一阵轰鸣和喧闹声。后来我才得知，有一群人进入校园，一边游行，一边大声喊叫。他们要求从安得拉邦分离出来，成立一个独立的邦。那是一场和平抗议，校园没有受到任何损害。

当天晚上，一位培训负责人邀请我到他家吃饭。他来到中心，陪我步行前往他的公寓，因为那里离中心很近。途中，我看见街道上散落着燃烧过的轮胎和垃圾。不过，现场没有暴力冲突的迹象。事实上，我甚至没有看到任何警察。

这场抗议持续了几天。经过漫长的过程，最终于 2014 年成立了一个新的邦——特伦甘纳邦(Telegana)。一个邦能够以非暴力方式诞生，是相当罕见的。神赐下了和平的过渡。

例二：“警察来了！”

在一个教会遭受逼迫的创启国家里，我学会了谨慎行事。在其中一个中心，开始授课之前，他们都会演练警察到来时的撤离方式。那一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在另一个中心却真的出事了。正在我授课时，突然有人进来宣布：“警察来了！”

我们立即收拾好所有东西，离开了那里。负责培训的同工和几位学生带着我四处走动，装作没有特别目的。后来有人建议我们去观看一个重要的伊斯兰节日。到达那里后，我看见那座大型清真寺里挤满了数万位正在祈祷的穆斯林，因为清真寺不够大，许多人不得不走到街上祈祷。他们每个人铺开一张祷告毯，就在那里祈祷。那真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场面！午饭后，我们回到培训中心。一切已经恢复正常。显然，那位牧师与当地政府官员关系良好，有官员事先通知了他即将进行的检查。

感谢神保守我们安全撤离，也感谢祂让我们额外观看了一场重要的伊斯兰节日！